

求人

◆ 孙道荣

还差 G 所的一个公章没盖了。老婆说,几个关键部门都已经审核通过了,这个 G 所的公章,也就是个形式,自己直接去盖个章,不就得了?但黄汩不敢这么想,如今这世道,谁肯无缘无故帮你,再说,红彤彤的章是想盖就能盖的吗?思来想去,黄汩决定,还是和以往一样,求人。

可想了半天,G 所似乎没一个认识的人。G 所的上级单位 G 局,也没一个朋友。不过,这难不倒黄汩。黄汩想到了远亲老吴,老吴虽不是什么官,但识人多,路子广,总能想出办法。去求人办事,总得带点什么礼吧。这些天,为了找人盖一个又一个章,黄汩掏空了口袋,家里也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,只有父亲传下来的一块徽墨,也许还值几个钱。就带着它吧。

黄汩揣着表格,拎着那块徽墨,找到了远亲老吴。听明白了黄汩的意思,老吴为难地说,G 所我也实在没有认识的人,我想想办法,通过关系帮你求求别人。黄汩连连感谢。黄汩双手将徽墨递给老吴,这是亡父遗存下来的,留个纪念吧。老吴看看黄汩手中的徽墨,叹口气,我知道你也难,我不能收你的礼,但求人办事,空着手确实不好,这样吧,这东西呢,我拿去送给我求的人。

老吴是个热心肠,送走了黄汩,就拎着那块徽墨和表格,找到了 F 局的司机老赵。别看老赵只是个司机,但给领导开了这么多年车,积累下不少人脉。老吴求老赵,自己有个远亲,想到 G 所盖个章,务必都帮忙。这个徽墨,是远亲祖上传下来

的,一点小意思。老赵瞅了一眼,笑着说,我一个大老粗,要这玩意干什么?这样吧,我也要求别人,我帮你送给别人吧。

接过老吴递过来的表格和徽墨,老赵找到了 H 处的陆处长。陆处长是老赵的哥们,他原来是领导的秘书,老赵是领导的司机,两个人关系很铁。老赵说明来意,陆处长喊来办公室主任小丽,把事情交代给了她,叮嘱一定要想办法办妥当。老赵要将徽墨送给陆处长,陆处长连连摆手,咱俩什么关系,这东西你就送给小丽玩玩吧,小姑娘写得一手的好字呢。

小丽接过老赵手中的表格和徽墨,问明了由来,还真巧,小丽的表哥就在 G 局上班。小丽拿上表格,想了想,又拎上了徽墨,找到表哥。表哥二话没说,接过表格和徽墨,径直来到楼下的 G 所,找到金所长。金所长拿过表格,看都没看一眼,“啪”一声就给盖上了章。表哥诧异地问,也不审核下?金所长笑着说,你知道的,我们这个章,也就是个形式,办好了前面的手续,到了我们这儿,就是走个过场,谁来了都得给盖章,何况是你?两个人又拉扯了几下,表哥将徽墨丢给了金所长,这东西我用不着,你留着回家给儿子写写字吧。

就这样,章盖上了,又辗转回到了黄汩的手上。黄汩拿着盖好章的表格,吹着口哨回家。刚到家门口,在楼梯口碰到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,黄汩面熟,是对门的。女人看到他,哭着央求他:自己刚刚出来倒垃圾,没想到,刚跨出门,风就将门关

上了,自己没带钥匙,两岁的女儿一个人留在家中,厨房里正在煲着汤。黄汩听明白了,那赶紧让你丈夫送钥匙回来啊。女人哭着说,他电话老占线,求求你,帮我想想办法。

虽然搬过来好几年了,黄汩和对门一直没什么往来,连个招呼都没打过。黄汩想了想,这样吧,我试试看,能不能从我家阳台翻过去。两家阳台隔着一米多远,隔在空地上也许没什么,但在六楼,就有点让人望而生畏了。黄汩不知哪来的勇气,竟凌空跳了过去,站在他身后的对门女人,惊出一声冷汗,半天才缓过神来,连声感谢。

晚上,黄汩正坐在沙发上,瞅着盖满了红章的表格,幻想着未来,门铃响了,开门正是对门的男人,面熟。男人说,谢谢你,今天帮了我妻子的大忙,要不然,真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事。黄汩直摆手,小事,都是邻居嘛。男人变戏法一样,拿出一块徽墨,我看你家门上的对联,字写得很漂亮,你一定喜欢书法吧,这块徽墨,不成敬意。黄汩接过那块徽墨,怔住了,这不正是自己上午带出去的那块吗?

男人目光落在了茶几上的表格,指着最后一个公章说,我就在 G 所工作,是那儿的所长,我姓金,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就找我啊。

送走了对门的男人,黄汩愣坐在沙发上,一手拿着盖满了章的表格,一手拿着父亲传下来的那块徽墨,半天没有缓过神来。



逃跑的鹦鹉

◆ 刘万里

江局长的死跟一只鹦鹉有关。这是只可爱的鹦鹉,跟了江局长 20 多年了。20 年前,江局长还不是局长,大学毕业,刚参加工作,在这个城市几乎没有朋友,每天下班后备感寂寞。那天,他去鸟市场,一只鹦鹉朝他叫着:“小伙子,你好。”他不由停下脚步,就在那一瞬间,他决定买下这只鹦鹉。一番讨价还价,他以 1000 元买了下来,这 1000 元几乎是

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。每天下班后,他就匆匆回家,刚开始他就教鹦鹉简单的问候语,鹦鹉学得很快。后来,他就教鹦鹉背唐诗宋词,它竟背得滚瓜烂熟,跟他背得一模一样。他说:“你真聪明。”“谢谢夸奖。”鹦鹉接着说,“你别整天唉声叹气,要振作起来啊,牛奶面包会有的。”

从此,他工作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事业上节节高升,从科长到主任到副局长,最后到局长。他心里一直感激鹦鹉给他带来了好运,逢人便夸他的鹦鹉。

于是陆续有人来看他的鹦鹉,当然这些人都不是空手来的,来时都是大包小包,说是给鹦鹉的见面礼。江局长脸上乐开了花,对鹦鹉

说:“快表示感谢。”鹦鹉说:“谢谢。”来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县长知道了江局长的这只神奇鹦鹉,带着好奇心来拜访这只鹦鹉。江局长点头哈腰地对县长说:“我让它把看家本领拿出来。”然后来到鹦鹉面前:“给县长大人念首诗,再唱首《县长县长我爱你》。”奇怪的是鹦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江局长说:“我跟你说话,你听见没有?”鹦鹉还是不吱声。江局长开始恳求和威胁,鹦鹉还是一言不发。江局长生气了:“再不说,我打死你。”鹦鹉一字一顿地说:“县长是个大贪官,莫把贪财当玩命,有权有钱积功德,切莫牢狱受酷刑。”江局长吓了一跳,扬起巴掌说:“快给县长道歉。”县长气得转身就走了。江局长连忙追了上去,县长上车气呼呼地走了。江局长回来后,狠狠打了鹦鹉一顿。

江局长每天开始虐待鹦鹉,常常不给它吃喝。转眼半年过去了。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,江局长目光落到鹦鹉身上,它翅膀上的羽毛已经过长,他决定给它修剪一下。当他打开鸟笼,鹦鹉“嗖”的一声飞了出去,飞到院子里那棵树上。江局长想把它哄下来:“下来吧,我给你买好吃

碗筷还安详地躺在水里。那时是夏天,居然一点没臭。正在打游戏的老公缓缓地抬起头,骄傲地对我说:“我每天都换水!”

【不看秒针】

工地上,有个年轻工友抱怨道:“活是我们干的,受表扬的却是组长,最后成果又都变成经理的了,真不公平!”旁边一位老工友笑着说:“你看表时,是不是先看时针,再看分针,可运转最多的秒针,你看都不看一眼的?”



【手机上市】

苹果手机5代上市了,小张平时不怎么舍得花钱买电子产品,这次却显得很高兴。同事觉得奇怪:“小张,你那么高兴,盼着去买苹果新手机吗?”小张笑着说:“我去年不是买了一个山寨苹果手机5代吗?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拿出来用啦!”

【每天换水】

回老家比较匆忙,碗筷泡在池子里没洗。一周后回家,一周前的

的。”鹦鹉说:“我不下来。”江局长说:“你为什么不下来?”鹦鹉说:“我不想做金丝鸟了,虽然好多鸟儿羡慕我的生活,衣食无忧,但我觉得鸟笼是个监狱,我想过自由的生活。”江局长说:“只要你下来,我满足你的所有要求。”鹦鹉说:“你现在太贪了,非常可怕,我鄙视你。”江局长生气地说:“不知羞耻的家伙!”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:“你更不知羞耻,江局长!”

树下有一个梯子,江局长上了一级:“我要抓住你,撕破你的鸟嘴。”鹦鹉挑衅地说:“你来抓啊!你这个贪官,我要去举报你,你贪了几千万,别以为我不知道。”江局长又上了两级,眼看就要抓到,鹦鹉又跳到更高的树丫上。江局长估计了一下树的高度,连上三级,站在梯子最高处,他伸手去抓鹦鹉:“该死的家伙,我要好好揍你一顿。”突然,梯子在他脚下滑了下去,他在空中摇摆了几下,惊叫一声,摔了下来,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“这就是贪官的下场。”鹦鹉飞到江局长的身上,停留了片刻,然后扑扇着翅膀飞上了蓝天。

第二天,媒体报道了江局长自杀的消息。人们想不通的是江局长为何要从一棵树上自杀,更没人想到江局长的死跟一只鹦鹉有关。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清炒螺蛳

上海市区及周边多河浜,盛产螺蛳、黄鳝等小海鲜,黄鳝、甲鱼可以人工繁殖,而螺蛳,不必饲养也是取之不尽的。冬天来了,春天就不远了。清明前的螺蛳肥壮,也最干净。清晨,螺蛳都停在小河边,我曾看水乡的农民划一条小船沿河兜捕,也有儿童下水摸捞的,一上午可以捕十来斤,先养在面盆里,点一两滴麻油,它们便会吐出污泥,不久便可以炒食了。儿时喜欢一则谜语:“小小瓶,小小盖,小小瓶里有点好荤菜。”非常生动地形容“清炒螺蛳”这道小菜。

早年我在七宝劳动,下雨天不出工,便到镇上一家叫天香楼的小饭店去,叫一道炒螺蛳,火热的螺蛳上来了,青壳的,大小匀称,很壮实,入口一吸,螺肉带汤汁便一起吸入口内,螺肉既嫩又脆,汤汁甚鲜,以葱姜、酱油、黄酒作料,再加點甜面酱和干辣椒,大火烧旺,一炒便装盒……临了来一碗白饭,螺蛳汤拌饭也是最美味的,这种草根的吃法,远超过鱼翅鲍鱼,价格却十分便宜。前年我去无锡出差,收藏家吴文魁先生请我吃饭,在鼋头渚门口有家小饭店,他们的清炒螺蛳,也有这种水平,食之不忘。

韩伍 图/文

谁惹祸

◆ 叶蝶

妻子最近总建议我把手机号上输入的亲友关系改成真实姓名,说避免手机被偷时亲友经济受损。我笑她杞人忧天,因为本人很少丢三落四。

一天晚上,三岁的儿子突然高烧,大哭不止。妻子也吓哭了,让我快送孩子上医院。我说这么晚了,不见得有好的儿科医生值班。同事王宏住在附近,她老公是儿科大夫,我打电话给她,让他来看看。

我拿起手机,从通讯簿里找到王宏电话,接通,急火火地说:“王宏啊,你家那位在家吗?”还没容我往下说,电话里一阵疾风暴雨:“臭小子,你活得不耐烦了吧!竟还这样直呼你老丈人的姓名?爸不叫,是我对你态度不好,怎么连你妈也不承认啦?还你家那位?你给我好好说,不说明白今天和你没完!”

我冒着耳膜穿孔的危险一个劲地喊爸,一个劲解释,老人也听不清楚。幸好妻子接过电话,哭着喊孩子病得很厉害,着急摁错了电话,给医生王宏的电话打给了丈人王宏,老丈人才消停。

我纳闷本来我只存了一

个同事王宏,怎么变成老丈人啦?妻子说因为我懒,她帮我改的。再接着找号码吧,这次我仔细,不但看名字,还看号码尾数。接通,询问:“是文教局的王宏吗?你老公在家吗?”只听一个粗暴的声音响起:“你谁啊,半夜问我在不在干什么?王宏,电话!”接着一阵吵闹,准是她爱人怀疑我和她有问題。还是妻子反应快,抢过电话说孩子病了。想请王宏的老公帮着看看。医生的职业道德没得说,立刻说马上到。

几分钟后,我老丈人老两口,王宏小两口,相继赶到。而儿子在一顿折腾中也渐渐睡着了。王宏的老公又等了一会,看儿子睡得安稳,认为暂时不必折腾孩子。

大家坐在客厅中,笑着说起电话误会的事,妻子说都是那些诈骗犯惹的祸,丈人说都是重名惹的祸,丈母娘说都是老头子性急惹的祸,我说都是自己懒惰没及时亲自改名惹的祸,王宏老公说都是自己多疑惹的祸,王宏笑着指着我说:“都是你小子拙嘴笨舌惹的祸。”



三角恋

◆ 尤勇

学……”还没说完,课堂里就笑翻了,同桌笑得最欢,大家眼红的眼光更让他荣耀之至,小芳不知道,同桌的名字就叫做陈文学,面对如此场

面,她显然被吓到了,声音越发低沉,只见她口中慢慢地吐出几个字:“也喜欢……游泳。”这回轮到她笑欢了,因为我的名字就叫做尤勇,同桌一副悔恨表情,怅然地说:“嘿,高兴得太早,三角恋啊。”

